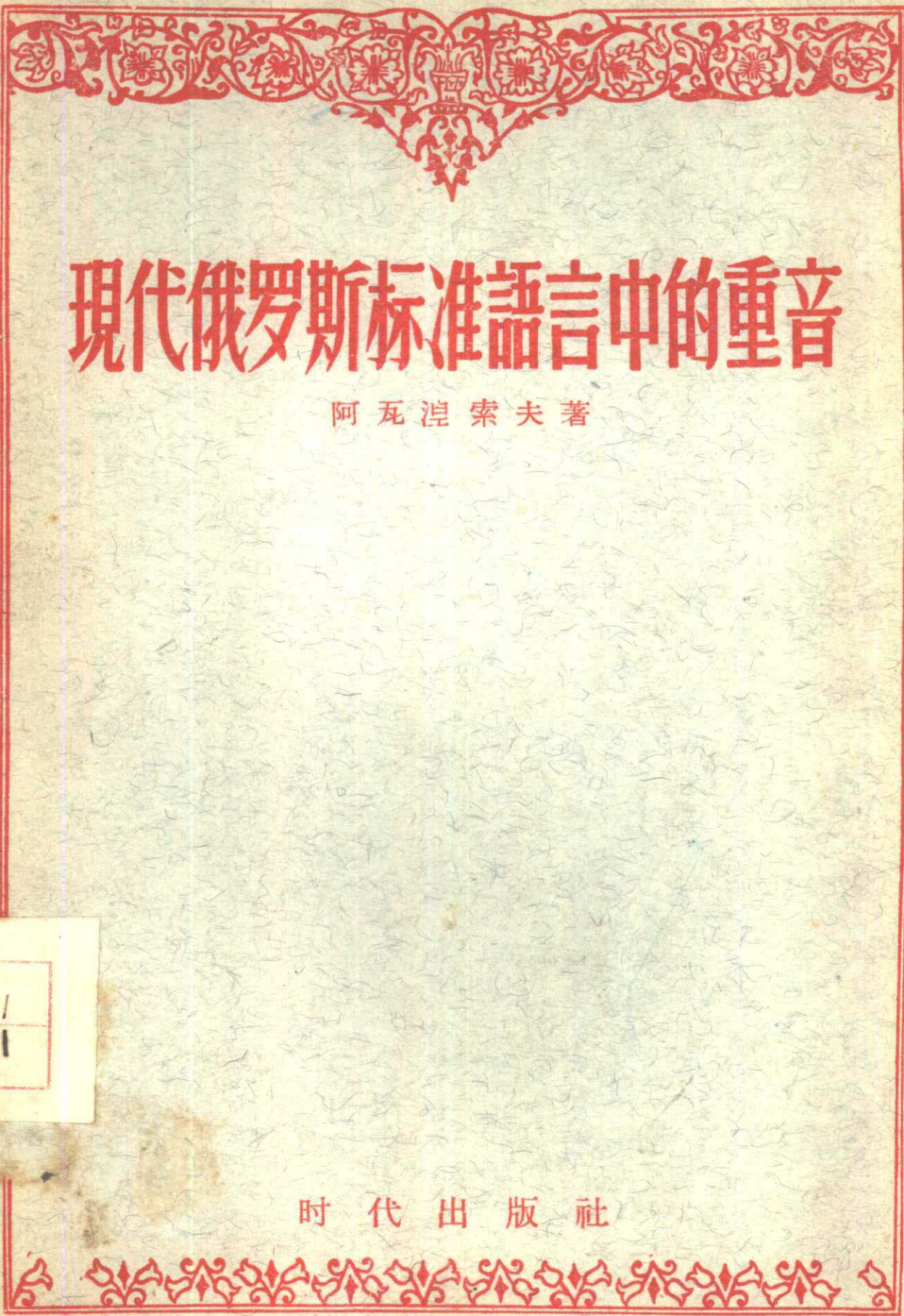




現代俄羅斯標準語言中的重音

阿瓦涅索夫著

651
2-1

時代出版社

現代俄羅斯標準語言中的重音

苏联 阿瓦涅索夫著

常 伯 淳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Р. И. Аванесов
**УДАР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 1955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是从讀音法組成中的重音、講話的拍節電音和句子重音、詞的重音和重音的性質、元音的長短、重音的不同位性、移動重音和非移動重音等方面講述現代標準俄語中的重音問題，並把重音常常容易讀錯的詞編成重音詞彙附在書末，以便讀者查考。本書可作為俄語語法和文學閱讀課的補充教材。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45號

(北京華外百萬庄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北京第六鑄鉛生產合作社鑄鉛

1956年4月北京初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8/32 字數：49千字

1—3,000冊 定價(10)0.31元

目 錄

1. 讀音法的概念.....	3
2. 讀音法組成中的重音.....	4
3. 詞、拍節和句子的重音.....	6
4. 重音是詞的特徵.....	10
5. 詞的重音和重音的性質.....	11
6. 元音的長短.....	14
7. 重音的音樂方面.....	15
8. 重音的不同位性.....	17
9. 移動重音和非移動重音.....	22
10. 詞的重音和聲音定形.....	35
11. 非重讀和弱重讀的詞.....	37
12. 帶有補助重音的詞.....	43
附錄 (重音詞彙).....	48

1. 讀音法的概念

本書研究現代俄羅斯標準語言中的重音，屬於讀音法的範疇。讀音法 (орфо́ния) (來自希臘詞 orthos——直接的，正確的和 epos——語言) 是口語的特殊規則的綜合，這些規則依照歷史所提煉的和固定在標準語言中的民族語言的標準，保證了口語語音定形的統一。

讀音法的實際意義在許多方面和拼寫法 (орфография) 的意義類似：口語語音定形的一致也和在書寫中的一致一樣，都有助於迅速而易懂的語言交際；相反的，口語語音定形不一致也和在書寫中不一致一樣（例如，在文理不通的文字中），經常在某種程度上妨礙這種交際。因此，語言的一般標準，尤其是讀音的標準能夠幫助語言完全地和無阻礙地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充當人們的交際工具。

讀音法在歷史上是和民族語言的形成與發展同時形成的。雖然在很早的年代（民族語言形成以前）人們就知道語言標準化的成份，但這些成份在這些年代裏未能包括口語，或者只能包括它的微末的一部分。口語在這些年代裏，由於羣眾語言發展得很弱，未能成為像後來那樣的廣大人民的交際工具。因此，口語中的語言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方言的語言的差異）保留得相當久。

讀音法的作用隨着民族語言的形成而增長；由於徹底戰勝封建制度成份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發展，羣眾語言的各種形式也得到廣泛的發展，這就大大地增加了口語在社會生活中的比重。由此同時，各種語言中的方言間的差異愈大，則提煉統

一的全民的语言标准（其中包括讀音法的規則）也就愈顯得重要。

俄罗斯語言的讀音标准的最主要的輪廓早在十七世紀前半葉就已經形成了，但这只是原始的“莫斯科土語”的标准，这标准只是逐漸地隨着民族語言的發展和鞏固，開始具有民族标准的性質。这种民族标准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紀末，虽然其中某些現象沒有固定起來。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後，过去所提煉的讀音体系的主要的和有決定意义的部分被保留下來。失掉作用的只是其中具有俗語性質的或莫斯科独具的地方性質的个别的特殊部分；在許多情況下，讀音更接近於拼寫了。

在讀音法的發展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剧院，它總是致力於最純潔的讀音标准的傳播。許多語言的舞台語言是全民讀音体系的基础。

在我們的時代，有声电影、尤其是無線电在讀音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大家都知道，有声电影和無線电在一定意义上已經使口語成为比文字更加廣泛使用的交际工具。^①

2. 讀音法組成中的重音

讀音法概念的範圍還沒有完全確定。有些人狹义地理解讀音法，認為它只是發音标准的綜合，其中不包括重音問題；实际上許多語言的重音問題是很重要的。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廣义地理解讀音法，認為它不僅是口語所特有的标准的綜合，同時也是構成語法形式規則的綜合（例如，可以比較俄語中的

① 關於讀音法的一般問題詳見 Р. И. Аванёсов 著 “俄語標準發音” (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苏联教育出版社 1954 年第 2 版。

свечей 或 свеч [蠟燭], колыхается 或 колбышется [搖動], тяжелее 或 тяжёле [比較重]), 兩者和書面語言有着同樣的關係。

認為讀音法包括發音和重音，而發音和重音是口語特有的現象，通常在適當的程度上不反映在文字中。像這樣的理解應該說是正確的。

發音的概念首先包括語言的語音體系，即音素 (фонема) 的質量，及其在一定的語音條件下的變化（例如，可以比較俄語中詞尾的濁輔音變成清輔音的變化：хлѣ[б]а—хле[п] [麵包], морó[з]а—морó[с] [嚴寒]；在硬輔音後重音前第一音節的[о]讀成[а]: д[о]м—д[а]ма [房屋], ст[о]л—ст[а]лы [桌子])。不由語言的語音體系來決定的，個別的詞和詞組的語音定形，也包括在發音的概念之中（可以比較：必須發 пл[á]тишь 的音而不是發 пл[ó]тишь [支付] 的音；必須發 пустя́[шн]ый 的音而不是發 пустя́[ч'н]ый [微末的] 的音）。像這一類的現象不屬於語音體系，因為在這些現象裏談到的是個別的、具體的詞和形式的發音定形，而不是在一定的語音情況下可能或不可能發某些音（讀 пл[á]тишь 和 пл[ó]тишь [支付] 來比較 т[á]щишь [拖曳] 和 н[ó]сишь [攜帶]；或者讀 пустя́[шн]ый 和 пустя́[ч'н]ый [微末的] 來比較 раско́[шн]ый [奢侈的] 和 то́[ч'н]ый [準確的]）^①。

讀音法的概念除發音外還包括重音，重音跟語言的音素一樣是口語特有的另一個重要的成份。

① 譯者註：俄語中的詞 платишь 應讀成 пл[á]тишь，但也有人讀成 пл[ó]тишь (支付)；пустя́чный 應讀成 пустя́[шн]ый，但也有人讀成 пустя́[ч'н]ый (微末的) (雖然兩詞的第二種讀法不能認為是正規的)。可是詞 тащишь (拖曳)，носишь (攜帶)，роско́шный (奢侈的) 和 то́чный (準確的) 只能讀成 т[á]-щишь，н[ó]сишь，раско́[шн]ый 和 то́[ч'н]ый，不能有第二種讀法。

重音的意义在不同的語言中由於它的性質（區分的手段）、它是否固定在詞的一定的音節上、它的語法应用和各种方言在重音上差異的數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關於俄語的這些情况我們要在下面加以闡述。

在這裏我們僅僅指出，重音在俄語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這是由於它能落在任何一個音節上（可以比較：до́рого, доро́же, доро́га [貴重]），同時，它能在單詞構成語法形式時變動位置（可以比較：вода́ — во́ду [水]；мо́ре — моря́ [海]；прِي́нял, прِي́няли — прِي́няла [接受]）。因此，遵守重音標準就成為對口語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但是，在重音方面還有很多錯誤。其中的一些可以解釋為受了本族方言仍然存在的特點的影響，或者說來自不合標準的俗語；另一些（在非俄羅斯民族的口語中）來自說話人的本族語言；再有一些就是由於沒有掌握外來詞中的重音標準而產生的。

因此，掌握俄語重音的標準，需要長期的努力，不僅在學校（中學和高等學校）的條件下，而且要在日常活動中利用專門的書籍、參考書和辭典來研究它。這類的基礎參考書籍有：烏沙可夫教授主編“俄語詳解辭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Д. Н. Ушако́ва）和奧日果夫著“俄語辭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И. Ожегова）。

3. 詞、拍節和句子的重音

大家都知道，從韻律和語調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口語是分成許多獨立的、意義完整的句子，其中的每一句都相當於口語的一定段落（отрезок）。口語的每一個這樣的段落在發音方面

用表示意义上相对完整的特殊語調來連接，並用停頓來把這樣的段落分開。

例如，下面的一段摘自岡察洛夫 (И. А. Гончаров) 的長篇小說“懸崖” (Обрыв), 它是由四句組成的:

«Какие виды кругом — каждое окно в доме было рамой своей особ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Волга с крутыми берегами и Заволжьем; с другой — широкие поля, обработанные и пустые, овраги, и всё это замыкалось далью синевших гор. С третьей стороны видны сёла, деревни и часть города. Воздух свежий, прохладный, от которого, как от летнего купанья, пробегает по телу дрожь бодрости».

“四周的景緻多麼美，房屋的每個窗戶簡直是優美畫片的框子！

一面是兩岸險峻的伏爾加河和伏爾加河左岸的大地；另一面是廣闊的已耕的和荒着的田野，幽谷，遠方蔚藍的山脈環繞着這一切。從第三面可以看到市鎮，鄉村和城市的一部分。空氣既清新又涼爽，由於它，像夏天游泳一樣，振奮的寒顫傳遍周身。”

在韻律和語調方面，句子本身又能分成比較小的段落，即所謂講話的拍節 (речевой такт 或者 синтагма)。後者是些連續的音，可以彼此分開或用短促的停頓分開。句子各部分 (拍節) 間的停頓常是比句子間的停頓要短促些。

句子的韻律和語調的分節決定於講話人所了解的原文意思和意義，而在讀的時候則決定於讀的人對文章的理解。

由於對所讀文章的某些細節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把

句子分成拍節時可能產生不一致的現象。

上面所引用的一段中的每個句子可以這樣分節（句子用兩條豎線分開，句子各部分，即講話的拍節，用一條豎線分開）：

«Какие виды кругом | каждое окно в доме | было
рамой | своей особ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 Волга | с крутыми берегами | и
Заволжьем | с другой | широкие поля | обработанные и
пустые | овраги | и всё это замыкалось | далью синевших
гор || С третьей стороны | видны сёла | деревни | и часть
города || Воздух свежий | прохладный | от которого |
как от летнего купанья | пробегает по телу | дрожь
бóдрости ||»

这一段引文証明：講話的拍節並不是和詞相適應，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整個詞組發音時不間斷，連成一氣，詞與詞不用停頓分開。因此，從韻律和語調的觀點來看，句子不分成許多詞，而分成許多拍節。同時，用以分隔講話的拍節的停頓總是在詞與詞之間：停頓只能把一個詞分配於兩個講話的拍節之間，而不能把它拆散。但是講話的拍節不僅可以由一個詞組成，而且經常可以由數個詞組成。

講話的拍節不是語法結構的和語音的分節的界限。我們知道，在現代俄語中存在的發音法則只在詞的界限以內起作用（其中的某些法則只在所謂語音詞 [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即附加有非重讀的虛詞和語氣詞的實詞的界限以內起作用）。因此，不僅從語法結構的觀點來看，而且從語音的觀點（按發音構造本身）來看，講話的拍節也是以詞（或語音詞）來區分的。

我們知道，詞又分成更小的語音單位——音節，而音節又可分成語音（音素），語音是口語語音分節的界限。

組成詞（更準確些說——語音詞）的各音節常是不一样的，如果詞中有兩個以上的音節。雙音節或多音節詞的音節之一要用某些語音的手段和其他音節區分開。這種區分即所謂重音，準確些說，即詞的重音（ударение слова, 或 словесное ударение）。

能獨立使用的單音節的詞，即實詞（和虛詞不同），實質上是由一個重讀音節組成的。例如，可以比較 *до́м* 和 *до́ма*（房屋），*ни́ть* 和 *ни́ти*（線），*су́к* 和 *сука́*（枝）。

我們看到，講話的拍節可以由若干實詞組成。在這些情況下，拍節內出現數個重音。然而這些重音是不一样的：其中落在意義上比較重要的詞上的重音跟其他比較弱的重音不同。這個比較重的重音是說話的拍節重音（ударение речевого такта, 或 такт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與其他重音——詞的重音（ударение слова 或 словесное ударение）不一樣。這樣一來，在拍節重音的範圍內許多詞的重音之一同時也是拍節重音。

用上面舉過的一個例子來說明。

«Какие *ви́ды* круго́м | ка́ждое *о́кно* в до́ме | бы́ло *ра́мой* | своёй *о́соб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

在這個例子裏每個詞都標有詞的重音，而帶有拍節重音的詞用斜體字區別出來。

在整個句子組成中所包括的各拍節，在其拍節重音方面也是不一样的：這些拍節重音之一跟其他拍節重音不同，重一些；它是落在意思上更為重要的那個拍節上。這個重音就是句子的重音，或者叫作句子重音（фра́з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這樣一來，拍節重音中的一個同時也就是句子重音。

拍節重音和句子重音常常叫作邏輯重音（лог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上面所舉的例子中帶有句子重音的詞是在第一個拍節組成的 *виды*. 這個詞用橫綫跟其他帶有拍節重音的詞區別開。

從上面所講的可以看出，在結構上相當複雜的擴充了的句子有着複雜的重音的等級體系（主要的和比較次要的重音：句子重音，拍節重音，詞的重音）。區分句子的和拍節的重音時，語調（講話時聲調的高低）起着重大的作用。

如果不講某些細節，在所分析的例子中的這些不同“等級”的重音可以用圖解的方式表示如下：

$(1 + 3 + 1) + (1 + 2 + 1) + (1 + 2) + (1 + 2 + 1).$

裏面的數字 1 表示詞的重音；數字 2 表示詞的重音，同時也是拍節重音；數字 3 表示詞和拍節的重音，同時也是句子重音：

«Какие виды кругом | каждое окно в доме | было
1 3 1 1 2 1 1
рамой | своей особ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
2 1 2 1

概略提到的關於口語韻律和語調的分節以及受它和語法結構約束的重音等級問題，應列為專題研究的項目。下面只講詞的重音。

4. 重音是詞的特徵

在正常情況下，語言中有多少實詞，便有多少重音，因為每個實詞都有重音，而且只有一個。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重音是實詞的基本的外部特徵之一。

虛詞和語氣詞通常不帶重音，附加於實詞：可以比較 *за горой*（在山後），*отец и сын*（父親和兒子），*придёт ли*（來嗎），*она же не была*（她沒到）。在某些情況下，重音移到前置詞上，但此時跟在它後面的實詞則不再重讀：可以比較 *на*

сторону (在...方面), под гору (往山下), на два рубля (給你兩個盧布)。於是，實詞和同它一起使用的虛詞或語氣詞通常只有一個重音，組成一個語音詞。

即使不懂俄語，就是說單獨的詞和整個的意思都不懂，听完普希金的“杜布羅夫斯基”(«Дубровский» Пушкина)中的一句：На другой день весть о пожаре разнеслась по всему околотку (第二天，着火的消息傳遍附近)，也不難認出句子裏有七個實詞，因為句子裏有七個重音。然而，不懂俄語，就不能斷定在這個句子中有沒有虛詞和語氣詞，因為後者通常不帶重音，附加於鄰近的帶重音的實詞。不懂俄語，同時也不懂不同的非重讀音節和重讀音節的元音的音量間的關係以及輔音的一系列的特性，就不能斷定詞的範圍，即指出一個詞在何處結束，另一個詞在何處開始，因為俄語中重音的位置不定，就是說重音可能落在詞的任何一個音節上。

在重音永遠固定在一個位置上的語言中則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捷克語和芬蘭語的重音落在詞的第一音節，波蘭語的重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阿爾明尼亞語的重音在詞的最末音節上)。在這些語言中，作為實詞的特徵的重音不僅使我們能斷定句中詞的數量，同時使我們能劃出詞與詞間的界限，因為每個重音都表明詞的一定音節。

5. 詞的重音和重音的性質

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區分重讀音節：用發音器官的高度緊張動作，改變聲調（聲調提高或降低，改變長度）。這些方法通常一齊使用並且互相補充或代替。但通常其中之一是主要的方法，其他是附屬於主要方法的補充方法。

區分重讀音節的主要方法分为：

力重音 (динам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或者叫做用力重音^① (сил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此時重讀音節主要是用發音、尤其是發元音的器官高度緊張的工作來和非重讀的音節區分；

音樂重音 (музыкальное ударение) 或者叫做聲調重音 (тон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此時重讀音節主要是用改變聲調的高低來和非重讀音節區分；

數量重音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е ударение) 或者叫做量重音 (квантитативное ударение)，此時重讀音節主要是用拖長元音的方法來和非重讀音節區分。

俄語具有力重音。在這種重音下，重讀音節的元音主要是以發音器官的高度緊張、因而以調音 (артикуляция) 的高度準確來和非重讀的元音區分。

但是重讀音節和非重讀音節的音響區別研究得還不夠。對於作為重音來理解的構成這些音響區別的方法還沒作應有的研究。因此，我們在這裏只能提出一些注意事項^②。

在語音的比較音高、音長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омкость и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與有無重音之間存在着複雜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口語的高低可由講話的人隨意改變 (例如，比較喊話或對聾子講話和耳語)。然而，除掉這種隨意的音高

① 許多教科書和手冊，通常根據一種認為重讀音節比非重讀音節呼出空氣較多的不正確的規則，把力重音叫作呼氣重音是不正確的。見馬杜謝維奇 (М. И. Матусевич) 著“普通語音學引論”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ую фонетику)，教育出版社，1948年，第2版，第71頁。

② 我們在這裏部分地引用任金 (Н. И. Жинкин) 的最近著作“對俄語詞中的重音的理解” (Восприятие ударения в словах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通報，第54期，1954年)，雖然其中尚存在着若干必須商榷的問題，但還是一部有科學價值的著作。

(произвольная громкость), 还有一种本身是个別語音的非隨意的音高 (непроизвольная громкость). 例如, 元音 [a] 總是比元音 [o] 和 [e] 高, 而後二者又比元音 [y] 和 [и] 高. 因此, 在隨意地提高或降低音高的同時, 我們保留着不以講話的人為轉移的個別語音的比較音高之間的對比關係.

在重讀和非重讀元音相同的非隨意的“固有”音高的條件下, 重讀元音要比非重讀元音高些 (例如, пи́ли [鋸], му́ку [麵]). 同樣可以說, 在非重讀元音的非隨意音高比重讀元音的非隨意音高高低的情況下, 重讀元音仍比非重讀元音高些 (例如, пила́ [鋸], мука́ [麵]). 然而在非重讀元音的非隨意音高比重讀元音的非隨意音高較高的情況下, 通常是非重讀元音比較高 (例如, пали́ [燒]). 由此可見, 重讀元音並不是永遠比非重讀元音高. 但重讀元音通常具有比與其相同的或附近的非重讀元音升高了的音高 (就是說 пали́ [燒] 裏的 [и] 比 пила́ [鋸] 裏的 [и] 高).

元音的重音和音長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間的關係也很複雜. 在許多情況下, 重讀元音是以拖長音長來與非重讀元音區分. 然而也常有重讀元音以縮短音長來與非重讀元音區分的情況. 因此, 可以認為重音的特徵不是拖長重讀元音, 而是與非重讀元音相比較地改變重讀元音的音長 (這種改變可能是拖長音長, 也可能是縮短音長).

音長和音高是密切連繫着的: 縮短音長可用提高音高來代替, 相反, 拖長音長可用降低音高來代替.

應當指出, 俄語中元音音長的拖長或縮短不能作為音韻手段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редство) 來應用, 因為在俄語中並沒有一種能把具有拖長或縮短音長的一些元音區分開來——即區分元音長短 (долгота и краткость гласных) 的語音規則.

結果像音樂作品指出的一樣，重讀元音可用特殊的音質（тембр）來和非重讀元音區分。

當重讀元音與非重讀元音相比較而縮短音長時，這種賴以理解重音的特殊音質的特徵就更加明顯。

有人認為，由於重音的有無而產生的音質的差異是在喉頭下部和會厭軟骨處形成的。

除掉上面所講的特徵外，重讀音節還可以從音樂方面——即用改變聲調來和非重讀音節區分。然而聲調的改變主要是決定於詞在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詞是否帶有拍節或句子重音，即韻律、語調與句法的因素，因而聲調的改變不和單純的詞的重音本身的特性發生直接關係。

力重音存在於許多語言中。譬如，不僅俄語有力重音，一些斯拉夫語言（白俄羅斯語，烏克蘭語，波蘭語，捷克語，保加利亞語）也具有力重音，具有這種重音的還有德語和法語以及古代語言中的拉丁語。

斯拉夫語言中的塞比亞語和霍爾瓦特語以及斯羅凡語具有音樂重音，具有這種重音的語言還有日本語，古代語言中的古希臘語和古印度語（梵語）。

6. 元 音 的 長 短

在不同的語言中，音節（主要是元音）的重音及其音長的拖長或縮短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

在一些語言中（如俄語）元音音長的拖長或縮短決定於這些元音是否帶有重音。在這些語言中，如果在和重音的關係方面所處的地位相同，則元音音長的拖長或縮短（即長的和短的）不加區分。